

□刘永加

唐玄宗天宝十年(751),杜甫正待制集贤院,那年的端午节待制在集贤院收到朝廷赐发的夏凉葛衣,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:“官衣亦有名,端午被恩荣。细葛含风软,香罗叠雪轻。自天题处湿,当暑著来清。意内称长短,终身荷圣情。”这首诗名为《端午日赐衣》,从这首诗的记载来看,当时杜甫得到朝廷赏赐的夏凉官服,就是用葛布做的官衣。

在唐代,端午节是换夏装的日子。杜甫受赐的这种官服,非常轻薄,且香软透气,用的是古代夏装面料中常见的衣料葛布。这种布料是用植物葛抽出纤维织成的。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,有大量与葛有关的记载:“葛之覃兮,施于中谷,维叶萋萋”“是刈是漉,为絺为绌,服之无斃”“彼采葛兮,一日不见,如三月兮”等,根据这些诗句,可以看出先秦时期采葛纺织已经非常常见了。

细薄的葛布叫作“絺”(chī),粗厚的葛布为“绌”(xù)。葛布的优点是质地坚硬、清爽透气,而且吸湿的功能特别好,夏天穿在身上不闷,因此成为古人夏装的首选,被称为“夏布”。

我国古代先民对葛的利用历史非常悠久,从已经出土的考古实物来看,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。在距今六千多年的苏州吴县草鞋山遗址中,1972年曾出土了三块炭化葛布罗纹织物,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古老的手工织花葛布实物,也是我国最早的纺织实物之一。

关于夏布葛衣,在古代典籍里是有印证的,据西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载,尧初见舜时,赐给他葛衣一件;《韩非子·五蠹》也记载,唐尧时“冬日麕裘,夏日葛衣”;西汉刘向《说苑》中有一首关于葛的歌谣:“绵绵之葛,在于旷野,良工得之,以为絺纻”,生动记载了当时采葛织布的情形。

周代开始,采葛织布在朝野都很流行,据《周礼》载,西周设有掌葛之职,“以时征絺纻之材于山农”,意指按时向山民征收收葛布的原料。周王朝都城一带发达的葛纺织技术还传到了吴越一带,据《越绝书·越绝外传》记载:“葛山者,勾践罢吴,种葛,使越女织治葛布,献于吴王夫差。”

东汉末年,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,下《封魏王诏》有载:“今以君为魏王,青绛、皂、黄、白葛各二匹,越葛一端。”古代布帛二端相向卷,合为一匹,一端为半匹,其长度相当于二丈。这个记载是说,此时的葛布已经可以被染为各种彩色布料。南北朝时,葛布开始被用作朝廷夏服:“葛,君子得其材以为絺纻,以为君子朝廷夏服。”

而到了唐代,葛纺织业更是活

跃。据《新唐书》载,洛州(洛阳)民间生产一种如丝的细葛,名为洛州丝葛,且成为向皇室缴纳的贡品。同样唐廷也会把葛布做成夏服,赏赐给臣下。

唐德宗李适时期的进士,诗人杨巨源,曾任国子司业,他享受到朝廷的夏凉赐衣葛衣,于是写了一首《端午日伏蒙内侍赐晨服》,对葛衣赞不绝口:“彩缕纤仍丽,凌风卷复开。方应五日至,应自九天来。在笥清光发,当轩暑气回。遥知及时节,刀尺火云催。”意思是说,只要把葛衣放进柜子里就已经很清凉了,夏天的炎热也会因此而消散。这个描述虽然有些夸张,但足以说明葛衣是彼时夏天衣着的首选。

出身唐朝宗室的李贺,门荫入仕,曾授职奉礼郎。有一天,一位广东博罗浮山的朋友,给他捎来一匹葛布,细薄至极,李贺大喜,于是写了《罗浮山人与葛篇》,其中写道:“依依宜织江雨空,雨中六月兰台风……欲剪箱中一尺天,吴娥莫道吴刀涩。”李贺的这首诗尽可能地写出了葛衣的凉爽舒适,他说葛布轻柔,织得像江上小雨般细密透明,穿上葛衣,像六月雨中吹来凉风;真想裁剪一幅湘水中天光倒影似的葛布,吴娥也不用担心剪刀不够锋利。

李贺收到来自广东的精美葛布不是偶然的。广东葛布一向很有名,早在东汉时期,中原皇室就常派人越岭收取粤葛。清屈大均《广东新语·货语·葛布》就记载岭南葛布甚细。按照屈大均的记载,李贺收到的博罗葛,名叫“善政葛”。

其实,广东各地都产葛布,潮阳有凤葛,海南有美人葛,阳春有春葛,还有产自广州附近的龙江葛,又名絺葛。增城粗细葛布的生产更是普及,“东家为绌,西家为絺”,各有分工,“织工皆东莞人”。

要说广东最出名的还要数雷州葛,“雷州妇女多以织葛为生。”屈大均就有诗句盛赞雷州葛布:“雷女工絺纻,家家买葛丝”“蛮娘细葛胜罗襦,采葛朝向海隅”。雷州葛布成为当时最为时尚的布料,甚至珍贵的礼品。据屈大均记载:“惟雷葛之精者,百钱一尺,细滑而坚,颜色若象牙牙。名锦囊葛者,裁以为袍直,称大雅矣。故今雷葛盛行天下。”

当时,雷州葛布有粗有细,质量上胜过绸缎,薄如蝉翼,重量仅有数铢。此布凉爽凉快,宜为夏衣。东汉时期,岭南地区的葛布就已经闻名全国。后来,在《水浒传》也写到过雷州葛布,第一百零三回写道:“黄达……穿一领雷州细葛布短敞衫……”显然在宋代葛布作为乘凉夏装的布料,在各地已相当普遍。

明清两代,雷州半岛的葛布生产规模很大,贸易更是十分发达。重要节日,清代广东巡抚向北京进贡的礼品中,雷州葛布就占很大份额。

山东孔子博物馆珍藏的明清时期服饰中,有一件编号为160的明代本色葛袍,具有交领、右衽、长阔袖等基本特征,身长121厘米,长阔袖,通袖长261厘米。白色暗花纱护领、右侧腋下钉系带,织造精细,衣袂飘飘,却是唯一留存的古代葛衣。

走过纺织制衣的高光时刻,穿葛衣的生活已渐渐远去,但葛的药用、食用价值一直延续至今。



□邢新锋

去年年末,因事抵达商丘。办完俗务,便循着心中的向往,踏入这座藏着千年岁月的古城。早就听闻商丘是商族发祥地,还是明清时期的归德府城,承载着数千年的文明积淀,此行便是要亲身感受这份穿越时空的古意。

先到西门(垓泽门)。远远便被那座高大雄伟的灰黑色城墙与拱形城门夺去目光,更令人惊叹的是城门两侧城墙上的两尊彩绘古人像——阙伯与伊尹。二人足踏祥云,衣带飘飘,宛若从天而降的守护神:阙伯左手捋须,面带笑意;伊尹目视前方,神情肃穆、若有所思。阙伯为商族始祖,伊尹则是辅佐商汤建商的贤相。未承想能在此与两位远古先贤“不期而遇”,心中满是亲切喜悦,更有几分敬畏与惊讶:原来你们也在这里,我们相距不远,也算是半个老乡了。

近观城墙,更觉岁月沧桑。尤其是城墙下部的青砖,历经岁月的风风雨雨,泛着白花花的盐碱,酥松剥落的痕迹随处可见,坑坑洼洼之处尽是时光的印记。现存城墙始建于明朝弘治十六年,历时八载竣工,在此站立五百多年。

走过不知被多少代人踏过的青条石,凸处明光锃亮,踩上去滑溜溜。步入城内回身望去,脚下枯黄色的野草与城墙色调浑然一体。城墙的“表里不一”更显奇妙,左侧未砌砖墙,裸露着黄色的夯土,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触摸夯土墙。伸手一拍,质地坚硬,极少有泥土脱落。想起有介绍,中国古代筑墙常用米汤和泥,牢固坚硬。而右侧的夯土墙却已坍塌大半,不知是当年发生了什么,修墙时的质量标准为何不一致,还是后世岁月侵蚀的偏爱,竟让同一座城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沧桑模样。

沿城内道路向东漫步,沿途皆是老式青砖民居。不少房屋的屋角已然坍塌,露出房顶的茅草与椽梁,在风中静默不语。行至一片种着油菜的平地,一块石碑静静矗立,上书“北宋皇家原庙鸿庆宫遗址碑记”。细读碑文方才知晓,这看似寻常的残垣断壁之间,竟是两宋的龙兴之地。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发迹于此,曾在此任归德军节度使。宋真宗时更升宋州

为应天府,建鸿庆宫为皇家原庙。靖康之难,康王赵构谒庙即位,南宋由此开始。

行不多时,一处庄重且洁净的院落打破了这份寂寥,大门口“商丘市淮海战役总前委纪念馆分馆”的牌子格外醒目。这座古城在革命战争年代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,院内邓小平、刘伯承、陈毅、粟裕、谭震林五位总前委的塑像庄严肃立。

继续前行便抵达南门(拱阳门),相较西门这里更显恢宏。城墙内侧全用青砖砌就,城墙上书有“归德”字样的黄色旗子猎猎飘扬。城门之上,两重歇山式城楼飞檐翘角,庄严肃穆中透着几分秀雅灵动。南门两侧的彩绘古人像,乃是殷商的开创者商汤与周代宋国的建立者微子启,两位君王护佑着古城,也守护着商丘“商宋故都”的千年底蕴。

南门外开阔的南湖碧波荡漾,摩托艇在水面恣意畅游,激起一片片雪白的水花。岸边游人或站或坐或漫步,享受着惬意时光。听闻唐代名臣张巡祠便在南湖附近,心中顿时一振——原来“安史之乱”中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睢阳之战,就发生在这里。当年张巡率数千军民坚守睢阳十月,击退叛军无数次进攻,最终城破殉国,阻住了叛军南下江淮的步伐,忠勇烈烈昭日月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还撰文纪念此事:“守一城,捍天下,以千百就尽之卒,战百万日滋之师,蔽遮江淮,沮遏其势。”

从南门折返向北,风格突变,热闹繁华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传统的烧饼铺、擀面皮摊、糖葫芦摊沿街排列,汉服店一家挨着一家,各式巧思满满的手工玩具琳琅满目。偶尔传来“抛绣球招亲”的吆喝声,带着几分诙谐幽默。更有趣的是,烧饼店前有人直播,一旁的咖啡店、汉堡店亦是人头攒动,新的商业形态与古老的街巷日渐相融。

悠然漫步间,同伴的催促电话传来,不得不结束这场短暂的游览。应天书院的书香、侯方域故居的传奇、归德府文庙的庄重……诸多景点还未来得及细细探寻。匆匆一瞥,商丘古城已用它的沧桑与鲜活、厚重与灵动,征服了我。这份浓得化不开的古意,伴着历史的底蕴与生活的烟火,让人意犹未尽。商丘古城,期待下次与你重逢。

【文化中国行】

商丘古城古意浓

杜甫度夏有葛衣:

细葛含风软,香罗叠雪轻



孔府旧藏明代本色葛袍。